

江南好



政协浙江省委员会 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 编印
文史资料编辑部

前 言

三年前，我们曾出版过书名为《江南好》的一个集子，辱承各方厚爱，居然不胫而走，我们深受鼓舞，现在又出版了《江南好》的第二个集子。这次我们收集了更多作者的文章，还蒙多位驰名海内外的新老作家赐稿，使这本书增色不少。

这里的文章，是文学小品、杂感随笔，信手拈来，不拘一格，如促膝谈心，如倾诉家常。内容大致包含几个方面：一为名人韵事：浙江人文荟萃，这里所记，虽一鳞半爪，而流风遗韵，亦足令人神往。二为风物掇英：江南风物，素为人所心醉，古人张翰因秋风起想到江南鲈鱼脍和莼菜羹，勾起乡思，辞官南归的故事，历来传为美谈，这里所记，虽非鲈莼，却也都似鲈莼一样足以勾起乡思。三为建设新貌：这样的大题目，自非本书所能尽其万一，但这里所载，却也小中可以见大，平凡中可见不平凡，并且还记录了台湾归客的一些亲身感受。四为说古道今；五为屐痕处处：这里有历史掌故，有古迹名胜，虽浮光掠影，亦足游目骋怀。

前后两集《江南好》，相隔三年。三年变化之大，令人惊喜！三年前我们还慨叹海峡相隔，有如“咫尺天涯”，现在则已开始了亲人相会、骨肉团聚；三年前我们还惋惜黄公望的一幅名画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现在则已开始了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更可喜的是人们已开始谈论对我民族文化传统建立共信和互信，以寻求国家统一的途径。我们现在出的这集《江南好》，虽谈不上鸿篇巨制，也未必能登大雅之堂，但一点一滴，一字一句，无不深深植

213/2/42

根于我中华民族古老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这是我们炎黄子孙、
中华儿女永远谈不完说不尽的共同心声。让我们谈下去说下去，
来建立共信互信！也许再过三年，又将出现更大的变化。

湯元如

目 录

桂花树下.....	陈学昭(1)
陪屈老重访溪口.....	毛翼虎(6)
访老作家陈学昭.....	夏竞人(8)
孙中山先生重视人才开发.....	施景翔(10)
孙中山三到杭州.....	章 杰(12)
诗书画齐辉.....	陈惟于(14)
郁达夫的原配夫人孙荃.....	蒋增福(15)
郁达夫轶事二则.....	<u>陈觉民</u> (17)
纪念蔡东藩先生诞辰110周年.....	章达庵(19)
我与夏承焘教授.....	胡才甫(22)
回忆朱新予教授.....	陈涛源(24)
科学先驱杜亚泉.....	盛唐人(26)
周传瑛和南方昆曲.....	石 港(28)
戏剧家樊迪民杂忆.....	海 涛(30)
殷夫的大姐.....	浦 阳(32)
《玉梨魂》作者徐枕亚.....	詹 水(34)
柳亚子和《小青影事》.....	澹 秋(36)
青藤不老赞“文长”.....	施 航(38)
俞曲园的诗和他的日本弟子.....	蒋文洁(40)
章太炎夫人归葬杭州.....	陈守正(42)
荷花西岭怀吴昌硕.....	高石三(44)
吴昌硕画派第二代传人——诸涵.....	司 盾(46)

郑正秋二三事	詹水(48)
鲁迅先生论“绍兴官话”	觉民(50)
美哉,楚门文旦	叶文玲(52)
径山诗影	叶虹(55)
日本茶道与径山茶	章达庵(59)
茶道探源上径山	张元春(61)
杭州八卦楼的宫廷菜	汤贤根(64)
闲话鲥鱼	钟永水(66)
越州糟鸡	陈琪(68)
湖州诸老大粽子	凌以安(70)
杭州胡庆余堂药膳	萧燕(72)
“花果之乡”塘栖的枇杷	项秋(73)
绍兴陈酒的趣闻	长风(75)
访“火腿王国”	乃名(77)
御茶室里龙井香	项长弓(79)
欢乐的畲族婚礼	萧萌(81)
古代杭州观潮节	杨子华(85)
杭州养鸟记	澹秋(87)
西湖重闻“南屏晚钟”声	章幼达(89)
浦江的麦秆贴与《百鸽图》	曾七里(91)
金华的斗牛风俗	海涛(92)
杭州小花篮远销欧美	丁建厚(94)
高山流水听乡音	张抗抗(96)
“宁波帮”企业家热心教育	王遂今(101)
宁波——未来的东方大港	柳弓(103)
白沙桥头话白沙	尹家成(106)
天涯归子	毛传书(108)
“抱儿岩”下	季春(112)

访茶人之家·····	夏天风(114)
绍兴的“燕子夜市”·····	张 新(116)
钱麟中学春雨时·····	张咸育(118)
杭州的几项现代化工程·····	王遂今(120)
台湾“美食家”在杭州·····	王洪兴(122)
杭州延安路漫步·····	蒋 洁(124)
杭州将开辟“梁祝”游览线·····	陈秋影(126)
杭州吴山庙会·····	司 盾(128)
侨眷“寿星”程仲颐·····	羊 羽(130)
在昔日的“五保村”里作客·····	金之晨(132)
富阳桂花路·····	尹 君(134)
台风无情人有情·····	施 航(137)
家书·····	金 川(139)
桐君与桐君山·····	高祖英(141)
椒江行·····	陈 翰(143)
富阳宋殿接受日军投降追记·····	蒋增福(145)
情人桥畔话之江·····	羊 羽(147)
访明代大戏曲家李渔故居·····	朱馥生(149)
参观“越剧之家”·····	夏竞人(151)
游西天目山访胡蝶别墅·····	石 港(153)
西湖博览会话旧·····	越 人(155)
浦阳书画·····	祝仙华(157)
石浦海滨的聂耳雕像·····	官思静(160)
刘鹗裔孙谈刘鹗作品研究·····	江式钊(162)
“方志之乡”话修志·····	贾 盛(164)
昭庆寺前忆往昔·····	陈定顺(166)
东坡路的今昔·····	杭 燕(168)
旧日杭州戏院杂忆·····	汪霞燕(170)

南宋杭州的民间“舞队”	杨子华(172)
西湖孤山两林墓	廷 逊(174)
楼外楼与太和园	蒋 洁(176)
杭州书坛说“济公”	蔚 蓝(178)
龙泉宋瓷大窑遗址话古今	季正月(180)
黄龙吐翠 道家风范	陶 济(182)
云中桃源	毛传书(185)
桐君山上无名亭	高祖英(188)
灵峰探梅	遂 今(190)
超山雨中赏梅记	陈守正(192)
浙闽咽喉：“仙霞关”	施景翔(194)
满觉陇的桂花雨	张 新(196)
西湖处处有名泉	陈涛源(198)
江郎山纪游	高 秋(200)
曹娥江边曹娥庙	尹家成(202)
子陵台上一新碑	高佐影(204)
虎跑随想	东 山(206)
茅盾故乡乌镇	汤如莘(208)
东海渔港——石浦见闻	夏天风(210)
且看今日海宁潮	尹 君(212)
“东海明珠”普陀山	应培源(214)
吁天弭灾见闻	王晓曙(216)

桂花树下

陈学昭

杭州的秋，是迷人的秋。风清日丽，气候宜人；最是那西子湖畔，杂花生树，碧水迢迢，群山环绕，青山隐隐；使人恋，使人醉，使人知途而忘返。

秋风一起，就向大汗淋漓的杭州人宣布，炎热的夏季即将过去。当然，我也不例外，和大家一样，度过了兔年的夏日，迎着秋的美好时光。白露一过，凭着我多年的经验，再过半个多月早桂该开花了。不用说，一年一度到满觉陇赏桂花的日子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家老小谈论的题目。今年，我决定十月初去桂花村。往年去得迟，桂花大都被收起，我想，这恐怕是季候的关系吧，就像清明前的鸭蛋是最饱满的，清明过后，腌鸭蛋就被人看成错过了良机。据当地的老农说，九月一过，树上的桂花就纷纷扬扬往地下落，这么一来，将影响桂花的收成。

总算择定了吉日良辰。出发前，我还是让女婿到食品店去买些糕点，尽管女儿女婿一再向我解释，现在农民都富裕了，糖果糕点对他们来说并非希罕之物。只是，积习难改；不过，我不再买饼干了，而是带了两盒中秋月饼给那里的故交左先生家和戚奶奶。九月二十日的午后，全家人乘车前往桂花盛开的地方——满觉陇，开车的是单位里的小张。这天风和日丽，不冷也不热。一刻钟，车子已停在村口虎跑路和满觉陇路的交叉道上了。但见一辆辆的自行车整齐地排列在虎跑路上，成群的人络绎不绝地往村子里走，六、七名交通警察在维持着秩序。由于每年这时来赏桂的人、游玩的人成群结队，所以在路口设立了交通警，除了特殊

情况下，不许车辆进去。我女婿下车与警察交谈了几句，经过允许，我们的车沿着叉道开去。小张减慢了车速，车子两旁的桂花树清晰地在我们眼前掠过，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旋开了车窗：和煦的风，桂花的香，瞬时盈满了车内，沁入每个人的心田。虽然外面停放着数不清的车辆，奇怪的是，道路并不显得堵塞；原来，在走向桂花厅的道路两旁，在桂花树下，增设了好几处桌椅，供游人喝茶歇息，让游人观景赏桂。

我们在老朋友左先生办的满觉陇饭店门前停了车，还未下车就看见戚奶奶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等着我们。一年未见，戚奶奶和我四目相视着，两人都健，大家很高兴。左先生因宁波拍来电报有急事要办，事先告诉我不能作陪，就由他的夫人左师母招待我们。在桂花树下的桌子上，每人满满地泡了一杯地道的龙井茶，还有南瓜子、话梅干……。左师母突然发现我的女婿仍站在路边不肯就座，纳闷地朝我看着我。我笑了，把其中的原因讲给她听；他是在等候我的一位新朋友——魏乐先生——一位美籍华人。

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会面。昨天，在我家里，魏先生的不期而至，使我惊喜万分。当他兴冲冲地走进我的房间，用着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字字清楚地向我作自我介绍时，我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不敢相认。

“我是魏兆淇的儿子，我叫魏乐。”

“我不认识……”

究竟不认识的是魏兆淇呢，还是魏乐，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当年我父亲和您同乘一条船去法国学习……”

“哦——是的，同船的还有郑振铎先生、袁中道先生、徐霞村先生……”

这时，站在一旁的我的女儿又用杭州话向我重复了一遍“魏兆淇”三个字，我恍然明白了，记忆回到了我的脑海，往事如涓

泪流水从我口里涌出来……

整整60年了，1927年5月我和魏兆淇先生等五人乘法国邮船阿朵斯二号出国求学。至今，郑振铎先生、袁中道先生都已作古，从魏乐先生口中得知其父已在13年前离开了人世。徐霞村先生仍在厦门大学任职，我在杭州工作，五个人中健在的还有两人。

接着，魏乐先生源源本本地对我讲了他父亲后来居住在美国的情况，以及他们兄妹五人的近况。他本人已在美国居住了29年，今年47岁，这次回国来是参加一个展览会。

“可是，你是怎么打听到我的住址呢？”兴奋激动的心情持续了片刻，我的理智很快回到现实中来。

“我到北京后，曾去鲁迅博物馆，在那里遇见了馆里的虞先生。他跟我说起您：说您还健在，在杭州，并且给了我具体的地址。当时我就私下琢磨，只要到南方，我一定设法去看您。正好，杭州也在举办同我们产品有关的展览。我提出请求到杭州，就同意了。今天上午会一结束，我就来找您了。”

他最后这一句话倒提醒了我，他来时，已近11时，由于互相都急于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情况向对方倾诉，让对方了解，竟把时间给忘了。

我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表，已经十二点半了，只顾谈天，也没有及早考虑让阿姨准备饭菜；这几年的糖尿病，我的饮食控制极严；没有事先准备，根本无法请客吃饭。我很抱歉地对他说：

“下次你来，我们先约好个时间，我请你吃便饭，这次……”他毫不见外，诚挚地用力点着头应允着“好！好！”我女儿到书房去翻了一会，找到两本我写的书，我签上了名，盖好章，递给他。

“对我来说，这是最珍贵的。”他手里捧着书，感情真诚地望着我说。

时间晚了，怕耽误他的午餐，只得急忙告别，可是两人心里

似乎还有许多未说完的话。我跟他说：

“这次见面真不易呵！如果是明天下午，我们就见不上面了。”

“那是为什么呢？”他问。

我把全家将去赏桂花的计划告诉了他，他一听，顿时眉开眼笑。

“我也去，到杭州两次了，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本来，我还想为您拍张照，可是胶卷正巧用完了，还没来得及买。就到那里去拍吧，明天下午我一定准时去。好，我们在满觉陇碰头。

.....

这样，今年的赏桂，我便还负有了一个使命，在桂花树下，等待着魏乐先生的再次晤面。忽然，我女儿欠起了身子，小心地站立起来（由于椅子是放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快步走出桂花树丛。我向大路上一望，魏乐先生身着短衫健步地朝这边走来。随后，我向大家作了介绍。魏乐先生毫不迟疑，立即抓住最佳镜头：当我、威奶奶和左师母三人坐的位置成鼎足之势时，迅速地按下了快门。他还为我全家三代人拍了一张，我女婿为魏先生和我拍了一张。

真是，桂花飘散着郁香，桂花树下的人们洋溢着幸福欢乐的笑。朋友们，友情，真挚的友情，像浓郁的花香，散发着芬芳。

一年一度的赏桂，最使我不能忘怀的便是今年和远道而来的友人在桂花树下的相见。在短短两次的相见中，我了解到魏先生所从事的工作，发觉他热爱祖国，事业心强，对不负责任的行为敢于提出批评。在目前的四化建设中，他尽心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些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他的父亲——我的朋友——魏兆淇先生。

日暮了，我要回家了。告别时，他祝愿我健康长寿，以后还来看我；我衷心地祝愿他前程似锦。威奶奶和左师母送我们一家

上车，左师母笑盈盈地把一包龙井茶叶送到我手里，同时对我说：“明年再来！”

注：魏兆淇，福建人，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笔名卓治。

1987年10月于杭州

陪屈老重访溪口

毛翼虎

最近，我陪91岁高龄的屈武老人重访奉化溪口，感受甚深。这不仅因为他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更因为解放前我们都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一向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后来他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随张治中先生等去了北京。我则于1949年底从台湾返回大陆。

可是解放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海峡两岸一直没有出现祥和的气氛。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实事求是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决定用和平方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情况才有所转变。“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为和平统一祖国找到了最佳方案。仅仅二年时间，先后解决了长达百年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剩下的一个台湾问题，使我更有理由相信能够通过谈判，获得圆满解决。因此我这次陪屈老重游溪口，怀着很大兴趣。

到了溪口，首先看到的是巍峨的武岭门楼。门楼上正反面分别镌刻着由屈老的岳父于右任先生和蒋介石先生亲笔题写的“武岭”二字，这引起我们对往事的回忆。1949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去北京之前，屈老随张治中先生来奉化溪口见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屈老与经国先生不但是世交，而且是留学苏联时的同学。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他很惋惜那次和谈没有成功。我陪屈老参观了蒋经国先生读书处“小洋房”、蒋氏故居“丰镐房”等处，旧貌新颜，他看了十分高兴，说这也足说明共产党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诚意心愿。

屈老不顾年迈，亲自登临白岩山鱼鳞岬的蒋母墓道和摩诃殿毛太君墓，分别献了花篮，以示对旧友的怀念和旧友先人的崇敬。在“妙高台”上，他更兴致勃勃地说：“还是记忆中的老样子！”看到蒋老先生题写的“妙高台”匾额正在油漆，说：“油漆好了赶快把它挂上去，这才会使游客有完整的印象。”他看到我与范学文同志为慰藉奉化旅外人士乡思之苦而编写的《奉化风情》这本书里，有一幅“妙高临风”的彩照，上面配着这样一首诗：“不到兹台四十年，临风独立意悠然；心中多少难言事，便欲凭高问九天！”感触地说：“这仿佛为我而写的”。屈老也将近40年没到“妙高台”了。有无数话儿想和老朋友诉说，希望共同为实施“一国两制”而努力。

屈老的心情，我深有同感。我和蒋氏父子，不但是奉化乡亲，过去也有过接触。蒋老先生在台湾已归道山，经国先生与我们也都垂垂老了，既然有“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在这个爱国主义基础上，让它存在着两种制度的大异，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互相支持，携手合作，共同前进，让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这不正是“天下利，万世名”么？我敢虔诚地奉告经国先生，现在全奉化地方父老乡亲所寄望于先生的，也就是这个心愿。

1987年8月1日

访老作家陈学昭

夏克人

提起陈学昭，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熟悉她。她从20年代起，就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与谢冰心同时受到人们的重视。如果算她开始写作的时间，那末比丁玲还要早些。当年她的不少文章发表在《时报》、《妇女杂志》、《文学周刊》、《浅草旬刊》等报章上。与鲁迅、茅盾、邹韬奋等都有较深的交往。她留学法国，得法国克莱蒙文科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一度任天津太公报驻欧洲特派记者。

暮春时节，久雨初晴，笔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一所法国式的楼房里，走访了这位老作家。

已届耄耋之年的陈学昭女士，满头银发，身穿一套笔挺的藏青麦尔登呢衫裤，显得精神矍铄、洒脱的举止，诙谐的谈吐，不减当年。笔者问陈女士：自中篇小说《土地》，长篇小说《春茶》出版后，近年还继续写作吗？“写呀！近年还写了《工作着是美丽的》续集，散文集《野花与蔓草》、《蔓草拾零》、《难忘的岁月》等集子，都已陆续出版。”老人说着还顺手递给我一本文稿，说：这一本散文集定名为《心声散曲》，也即将脱稿付印。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祖籍浙江海宁盐官镇。现任全国作家协会顾问，也是浙江省作协的名誉主席。她说：1924年元旦，她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用了学昭这个笔名，“因为我自幼喜读《昭明文选》，故名学昭。从此，也就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中心的倪娃尔博士，为了解20年代妇女运动的情况，近年曾两次来西子湖畔访陈学昭。倪娃尔不仅研究中国历史，更喜爱文学，她在巴黎读了陈学昭的著

作，便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这是陈女士近年新交的异国朋友，她们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切真挚，常有函件往还。陈女士说着从信堆里取出了倪娃尔女士最近的来信，按法文念了一遍，又深深沉浸在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中……。

从一册名为《江南好》的集子里，我发现首篇的标题是：《您再来时，我将陪您上满觉陇》。这是在桂子飘香的日子里，陈学昭遥致倪娃尔女士的一封充溢着友情的信。

陈女士的女儿陈亚男，作为老人的秘书和助手，在帮助她工作。女婿是电视机厂的技术员。访问这和谐的三口之家，我很自然地想到陈女士的一本名著：《工作着是美丽的》。

1986年6月

孙中山先生重视人才开发

施景翔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伟大的民族英雄孙中山先生一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开发。早在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他24岁，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曾致函香山县退职官僚郑藻如，主张效法西方，普及教育。甲午战争前夕，在《上李鸿章书》中主张以西方国家为楷模，改革教育制度和培养人才，以达到国家独立富强之目的。

1912年3月，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被袁世凯窃夺之后，仍为拯救中国到处奔波，念念不忘发展铁路交通、普及教育。5月7、8两日，他连续视察了广州岭南学堂和广东女子师范第二学校后指出：“中国四万万同胞，皆应受教育，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

同年，12月8日，孙先生应浙江都督朱瑞和杭州“秋社”社长徐自华等各界之请，第二次到达杭州访问。随行的有沪军都督陈英士等人。在马坡巷法政学堂举行的国民党欢迎会上，提出了：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

10日晨，孙先生在陈英士及浙江省民政厅长屈文六等军政官员的陪同下，从梅花碑行台出发，赴江干察看铁路路线及钱塘江水道。并专程登上秦望山，访问了创建于1845年的之江大学。

当时，之江大学以“慎思堂”命名的总课堂，以“东斋”、“西斋”命名的学生宿舍及教职员住宅次第建成不久。校董会由美国南北长老会联合组成，学生一百余人，王令庚牧师（Elmer L，